

杜甫草堂（组 章）

马亭华

草堂的灯，亮了

草堂的灯，亮了。

在民间漂泊的影子不再孤单，那些炊烟，那些比落叶还轻的姓氏，在一盏灯里找了自己的祖国和乡愁。

一盏灯，亮了。

用草堂中最朴素的段落抓住了时光，将我们的生活凝聚成力量，抱紧明月和肝胆，如同琴声，带着天鹅飞翔。

一盏灯，在世上不再孤单，用旧的语言被擦亮，重新焕发青春，成为新的象征，隔着千年的时光和爱，草堂成为彼岸，成为星空的一部分。

一盏灯，成为远方和新的曙光。一盏灯，成为月亮的化身。一盏灯，让我看见杜甫在朗诵中飞翔。

风吹杜甫

风吹杜甫，雨落民间。

草堂前那片竹林高举着苍茫，小小的茅屋，何止是与一场秋雨对峙。把秋风和残阳饮尽，一个诗人，注定要与整个江山对饮。

秋风秋雨中高歌的杜甫，正是五律七律中抑扬顿挫的杜甫，让一场雨下到了世界的边缘，浣花溪清濯着大灵魂。

一座草堂，要给整个民间疾苦押上韵脚。

逆流而上的杜甫，捂热了大庇天下寒士的心跳。

面对疾风箭雨，你的眼睛一眨不眨，一只白鹭飞过唐朝的天空，一首首御寒的诗篇，在腹中苦吟。

草木惊心，两鬓如霜的杜甫，正是手持一盏灯火写下山河苍茫的杜甫。

让一场雪下到唐朝的底部。让诗篇发光，发热，发出圣贤的体温，让秋风中的诗，一万年不朽！

杜甫草堂的时光

杜甫草堂，千年寂寞。

纸上的诗情奔涌，一个国家的悲威在笔端残喘。

秋风如凌乱的马蹄，仿佛一个隐喻，杜甫草堂带着身体内的光驶入黑暗。

你的雕像，忧伤的眼睛。

我轻如尘埃，在灰烬处叹息，在水波中打坐。

杜甫草堂是身体内的时光，是时光中的雪，在轻轻地飘落。

浣花溪的寂寞和空白，荷花点亮的月色。

草堂听雨，听一个王朝渐远的忧伤。

作为诗人，我来到这里。仿佛只为等待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盏，阅读人声鼎沸的民间。

秋风，灯盏及象征

从唐朝吹来的风，好像与你无关，草堂成为一个象征。

白鹭远走的踪迹，相对于一盏灯，鼾声成为叙述，黑夜在缓缓地撤退。

雾、光芒、灯盏，这些都陪着杜甫，从黄昏坐到清晨。

每一片破碎的叶子，每一盏亮起的灯，没有一盏像你这样，犀利有力，含着挽歌的力量。

只有风的语言和手势，悬在半空。

多少落叶轮回到树上，多少人却无法回来，继续歌唱。只有这一座草堂握着人间的拳拳暖意，握着小小的焰火，向着善良人的内心吹啊，吹啊

杜甫大美，草堂不朽

草堂，灯盏，在秋雨中飞翔，带着一个时代的体温。

古老的寓意，以及灯火中渐渐清晰的背影，月光，揉碎了诗心。

唯有草堂，才装得下远方。

在时间的间隙里，传递着隐约的曙光。九月的草堂，听琴，听雨，听一个大诗人掀起的巨大波澜。

哦，如沐春风的九月。

草堂的诗篇，一年年养育孤独和烛火。

一些事物静静老去，一些时光成为辽阔的史诗。

一幕幕，春天轮回，圣贤坐在我们的心里，不曾离开。

一颗磅礴的诗心，在悲悯的尘世中奔走，仿佛清明的雨，湿了片片春花。

一团团唐朝的火焰，成为妇孺皆知口口相传的歌谣。

杜甫大美，草堂不朽。

诗 圣

一滴水注入江河得到永生，一座草堂座落民间，完成追逐的梦想。

柴门盛开菊花和彩虹，草堂托起星辰和祥云。

诗中圣贤，笔底波澜。

一双忧国忧民的手守护着一座草堂，抱住一粒粒泣血的文字失声痛哭，思绪和茅草疯长。一节节瘦了骨头，壮了人间气节。

祖国在流浪，你用天上的星辰造句。

一如蚌珠艰难地孕育大爱，紧缩的心灵，有了飞翔和远方，让影子回到泥土中间。

今夜无眠，一川蓑雨任平生。

让马蹄和烽烟薄成一纸苍白的册页，让泣血的诗篇发出颤音，让那些文字在前世的晨曦中返青，感知春天的召唤。

顷吹草堂：如歌似泣的风雨

把芒草交给秋风和顷，落日转交给杜甫，缓缓来迟的傍晚。

唐时的风一路吹来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那一意孤行的白鹭啊，似那远方行吟寂寞而情深的游子。

一千多年过去了，草堂依旧，秋风秋雨浸润着诗骨。

一切仿佛都是秋风埋下的伏笔，而你必将沉醉于诗篇。泣血的祖国，在杜甫草堂的柴门中沉沦。

圆圆的茅草屋，精神的家园。蟋蟀停止了乡愁浅唱。洞壁上几朵野花延伸出蓝蓝的手掌，草堂与星空完成哲学对话。

舟楫中醒来的杜甫，火苗还原了他忧愤的内心，耳边是黎民的疾苦，脚下是流血的故土，一颗执著的

心惊醒了唐朝。

历经风雨的草屋还是高过了一万里江山。那份归隐的心，忧愤，悲悯，旷远，飞翔的史诗，生命的旷达。

暮色被芦苇淹没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云间的细雨，秋风中的月影，于草堂点燃了冰冷的炉火。

这心灵皈依的圣地啊。有社稷，有黎民，也有万千歌苦。千秋风雨，为你一遍遍吟诵传递着诗魂。

杜甫草堂，笙歌中泣血的顷。

诗魂归兮，杜甫草堂

与秋日中魂归草堂的风相遇，是这浊世醒来的笔墨。

杜甫，一个清瘦的名字蕴含满天星光，捂住一个时代清晰的心跳。

一个盛世在转身，圣贤的足音，还在古道边踽踽独行，秋风吹透了杜甫的草堂。

多少孤寒虔诚的目光，聚集在草堂里的最后一盏渐枯的油灯上。

浣花溪发出了龙吟之声。看，一个清瘦的影子在晃动，诗圣的内心，人格隽永。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的风骨，一只大鹏奋力拍击出天空的波涛。

川西秋雨随风潜入黑夜，在神秘的仪式中，先生的傲骨笑迎风霜，神圣的字迹砸痛了乡愁，澄澈的双眼走进火焰的核心。

轻抚草堂古琴，弹破历史镌刻的扉页，月光是顺流而下的老虎。

我们怀抱诗篇和茅草，任一条大河贯穿肺腑，辽阔无声无息。

所有的胃都在夜晚养育孤独，诗歌的父亲，风穿过时光减轻灵魂的黑暗。月光，在刀锋上闪烁。

疾苦的词，在桨声灯影里呈现锋利的光芒，风雨淋湿了最后的一间草堂。

千年草堂：光阴逼迫的刀刃

千年的沧桑，被一只忧国忧民的笔描击。

与你同行，在千年后的黄昏，细雨朦胧，成都杜甫草堂的瓦砾间，熄灭了大唐的歌舞，那盛世的美酒似纯银的月光。

墨的追求，一支响箭射中低飞的乌云，旷远的祖国，风雨依旧。

你的体温，高楼的倒影搅动梦境。

风翻书，竖排的繁体字和横排的简体字，秋叶飘泊，隔着多少光阴？

刀刃逼迫我走向山峰，而草堂烛火最后发出温暖的回声，一场忧愤的雨，从天而降。

当钟声响起，萧瑟四顾于暮霭。

我看见这人间喧哗的烟火，笔墨恣意，空旷的睡眠如坟墓。

杜甫独自行走在秋风里。

草堂之外，万倾碧波，老虎在沉睡。诗的气息仍然比刀子锋利，满天星星仍未合眼，沉睡的蛭蛭，以及昆虫。

这流浪的脚步，似一匹内心孤寂的黑马，隐在黑暗里，掩饰不住苍茫的诗魂。

丹心见，秋风吹彻

秋风中的杜甫心怀悲悯的日落。

我听见秋风劲吹，吹着一千年前的杜甫。把民间疾苦吹向坦坦荡荡的大地。

杜甫在万里悲秋中作客，伫立在天与地的博大和旷远之间，秋风吹动盛世的悲欣。

秋风苦渡，那民间骨缝中的风湿病，秋风正以利刃为其刮毒。一天天渐凉的大地，秋风浩荡，万马齐暗。最终吹破了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

向着日落绝尘远去的，远古的风雨，一次次把民间淋透。

啊，杜甫秋风中的诗吟，以圣贤之大美在民间手中薪火传递。

一杯浊酒燃烧了诗圣的心肠，炉火中一年年炼取丹心，草堂承接着星芒的旨意。

以纯银子般的月光，以烛光的名义，伴着秋风，暖了人间心灵。

秋风疾苦的灯影

风在风中的呜咽，一路悲怆。

向西，每一个词汇都像每一盏旋亮的灯，穿透一场精神的炼狱。

千年的杜甫，古老的神话，在秋天的浩荡中抵达骨头里的琴音。

承受悲伤的落日，大雪和遗言在黑夜中无声地飘落。

杜甫的诗，白如白矢菊，这朵渴望近似于黑暗中的火焰，被一滴泪洞穿，把一首悲悯的诗写在唐朝的天空。

那是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的一首诗，涤荡着我们的骨头和肝胆，在黎明前醒来的诗篇。

那从喉咙一直燃烧到我们心肺的烈酒啊，凝结着滴血的魂魄，杜甫的手一直紧紧握在歌哭的民间。

一个远离官场的背影，卸下一扇唐朝的窗户埋头写诗的人，奋笔疾书的灯影，擦亮了晨风中的秘语，和一身迢迢的乡愁。

谁的心扉再一次被秋风击中，一把古老的泪水坚决要把自己走成坚冰。

落墨于民间的鸟鸣

翠竹一年年默默绿着，鸟鸣一针一针地缝补着破旧的草堂。

还在风中医治心痛的赤芍，素雅地开着。起笔不凡的是大胸怀，浣花溪水，落墨在民间疾苦之中，线状的唐朝山河，伴着风声、雨声、蛙鸣

吹动一个人内心的重重忧患。

一个诗人在内心装满了祖国和人民，一个人的忧愁比黄昏更壮美。

流浪的草堂，足迹遍布大唐的三山五岳，以秋风中最轻的词，啼亮黎明。

一场彻骨的梦在时光深处。

黄昏来临时，我们的周围没有声音。金灿灿的阳光覆满全身。

当我透过岁月的纸窗，推开往事虚掩的门，脚下的深巷路延伸。而巷道两旁，高墙府第、飞阁垂檐，将浓郁的书卷气息深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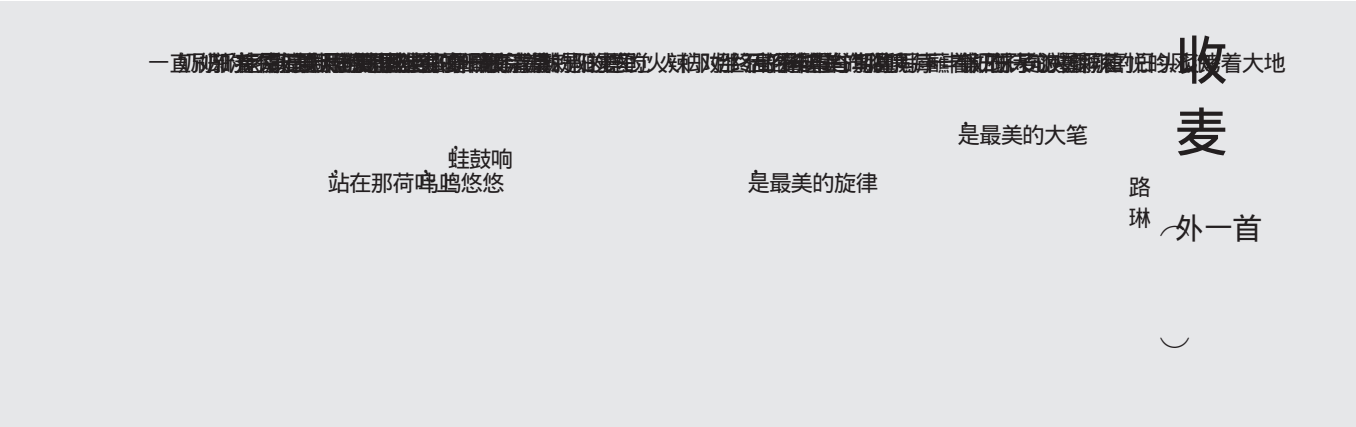
多少次，我独自登楼望远，遥想古人赏风颂月，人比黄花瘦。假若乘风归去，登临仙境，可遇山人绿竹弦丝，轻歌妙舞。唐时宋时的明月，今非昔比，游吟之蟋蟀蛰伏在床脚，弹唱之弦歌扰乱夜之清修，只道是夜色微寒，月冷西窗。而你，亦非故人，亦非访者，手执芊芊素草，结伴倚窗，红袖添香夜读书。

我站在木窗前眺望，在楼阁里穿行，耳畔隐约听到风中寂寥的弦歌，从镂满记忆的青砖绿瓦中传出，那么悠远、寂寥，蓦然回首间，岁月已流转千年。

我记得，那时你还年轻，衣袂上满是飞扬的青春。门槛上仿佛闪着旧年的影子，你临窗低眉远眺，坐看云卷云



逐 赵桂艳 摄



寂静日常

安 宁

手的时候，丁香花在黄昏的风里，像一个微醺的少女，左右摇晃了一会，才慢慢恢复平静。三个人不知又说了些什么，女孩子照头打了男孩一下，男孩立刻笑着跳下台阶，却一不小心，差点绊倒。站在台阶上的两个人，立刻发出欢快的笑声。

阿尔丽娜也学了我，站在窗前，兴致勃勃地看院子里孩子们高谈阔论。

快点去吃饭，吃完了也和小朋友们一起玩。 我催促她。

我不和他们玩，他们会撞我，还会踩到我。 她很坚定地摇摇头。

随即她又想起了什么，眼睛里放出光芒： 我一会要下去和朵兰姐姐玩，我最喜欢她。 说完阿尔丽娜就跑向餐桌，又发出一两声咳嗽。

忽然想起，吃了两天的药后，阿尔丽娜的肺炎已经好了许多。两天前，每次听到她的咳嗽，我的心就剧烈地跳动一会，好像她依然住在我的身体里，我们是一体的，心与心是紧紧相连的。所以她有轻微的疼，我的身体便会放大十倍地痛。除了疫苗，她还从未因为生病打过一次针，她已经是一个省心的孩子。想到这一点，我便觉得欣慰。

昨晚睡前，被一只蚊子吵醒。阿妈说，这只蚊子一定两岁了，它在有暖气的房子里，度过了漫长的寒冬。想想大约真的是，因为就在三月暖气尚未停时，阿尔丽娜就被一只不知隐匿在哪个角落的蚊子，狠狠咬了一口。

于是开窗的时候，特意拉下纱窗，

如今，道路两旁碑石林立，衰草疯长，那些倒下的勇士匍匐成石，为你铺就前行的道路。见风即长的思念，如同蔓草，纠缠成今世的模样，任凭枯草凄凄，岁岁年年陈说着宿命的轮回。

许多年后，石头深处的人家，编织出一些美丽的传说。那个门槛上的寂寞少年，思绪总是飘得很远，穿越历史的尘烟，在那个铁马金戈、刀光剑影，烽火连城的夜晚，飞马传书，穿越浓烟密布的城门。

时间戛然而止。从此，你音讯全无，空留下史册上两滴殷红的泪渍，以及古驿道上哒哒疾去的马蹄声。生与死、爱与恨的纠葛从此异位。如今，魂归故里，我就驻足在你的身旁，怀抱着前世的忧伤。可是，你始终沉默无语，视我如无物。那枕在腮边的泪痕，可是寒风吹拂的落叶，还是落花散落亭台的声音，抑或是指痕拂过琴台的弦音。

静坐窗前，翻阅史册。当暮色四起，如果你侧耳倾听，那城楼上悠扬的弦歌，依旧响彻久远。